

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業多自
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
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
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
懼

周武帝布被土階北史

周武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
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
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
尺不施楹拱其彫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
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授兵
閱武出行山谷履涉動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饑

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命將士必自執盃酌酒或于甘
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有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
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
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唐太宗令民婚娶唐書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
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
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強

唐憲宗講論延英不倦唐書

李絳字深之憲宗時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掌盛
夏對延英憲宗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對惟官官女
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

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李吉甫權德輿皆稱
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
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
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
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
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

金太祖惜民金史

金太祖之未受節度時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孽強者轉而
為盜歡都等欲重其法為盜者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
財者人所致也遂減盜賊徵償法為徭三倍民間多逋負者
予不能償康宗與官屬會議太祖在外庭以帛繫杖端置其家
令曰今貧者不能自活實妻子以償償骨肉之愛人心所同自

今三年勿得過三年徐圖之衆皆聽令聞者感泣自是邊境安

金熙宗收葬贖民金史

熙宗皇統四年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死無人
收葬者官為斂藏之陝西渭州解州等處因歲饑流民典贖為
奴婢者官給絹贖為良放還其鄉

金世宗重民金史

世宗大定九年以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世宗曰以禽
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
犯可杖而釋之大名路諸猛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
之又遣使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猛安謀克養

金世宗給復直金史

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世宗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為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備直重者奏聞

金世宗謂群臣奏事無隱金史

金世宗諱烏祿廕宗子也嘗謂宰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甚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勿有所隱朕固樂聞之又謂宰臣曰臣民上書者多勅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丞條具以聞

金世宗戒群臣金中

金世宗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

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言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

金顯宗恤刑金中

金顯宗諱允恭嘗謂徒單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最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啓稟刑名帝自披閱各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或賜之食近侍報瑤池位滿則嘗設宴帝曰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游廢事採致數花足矣

金宣宗殺虎金史

開封縣境有虎啣人宣宗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宋神宗圖治宋史

宋神宗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
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
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永直言察民結恤
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

元憲宗責子傷民稼元史

元憲宗時皇子阿速帶因獵獨騎傷民稼帝見讓之遽接近侍
數入士卒有拔民蔥者即斬以徇由是秋毫無敢犯仍賜所經
郡守各有差

元世祖詔審覆死囚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冬十月有司斷死罪五十人詔加審覆其十三
人因圖毆殺人免死充軍餘令再三審覆以聞

元世祖罷役元史

世祖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礪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鑿方
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

元世祖止運元史

元世祖時兀里養合帶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使
祖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未緣
何由得種其止之

元世祖從伯顏請免民租元史

元世祖時江西行省伯顏阿老瓦丁言象山歲課銀二萬五千
兩初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
石世祖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

元世祖安民元史

世祖至元十五年四月戊午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
中書省左丞夏竦等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被旱瘵
甚者吏廉能者舉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罷之

元世祖詔諭元史

世祖詔諭江黃鄂岳漢陽安慶等處歸附官吏士民軍匠僧道
人等今農者納耒商者就塗士庶緇黃各安已業如或鎮守官
吏交有搔擾詣行中書省陳告

元裕宗非盧世榮言利元史

元裕宗為太子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州郡科徵輓漕造
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聞之即日奏罷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
太子意深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恐生民膏血竭
於此也豈惟害民實國之大虞其後世榮果坐罪

元裕宗却獻元史

元世祖時詔割江西龍興路為太子分地裕宗時為太子左右
曰安得治民如邢州張耕者乎誠使之往治俾江南諸郡取法
民必安集於是召宋衛大選署守長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
四十七萬緡獻太子怒曰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
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盡卻之阿里以民
官兼課司請歲附輸羊三百太子以其越例罷之叅政劉思敬
遣其弟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太子問民所從來對曰思
敬征重慶時所俘獲者太子感然曰歸語汝死此屬宜隨所在
放遣為民毋重失人心烏蒙宣撫司進馬踰歲獻之額即諭之
曰去歲嘗俾勿多進馬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
然

元成宗言水晶勞民不取元史

元成宗時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劄民百戶采之成宗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元仁宗從朵兒只言寬刑元史

元仁宗時楊朵兒只進正奉大夫延慶使仁宗親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朵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仁宗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

元仁宗命官察民疾苦元史

仁宗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比聞百姓疾苦銜冤者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

元仁宗命刊載桑園元史

仁宗時大司農賈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園說帝曰

養身衣食之本此圖善善命刊印千緡散之民間

元仁宗贖民元史

仁宗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為婢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元仁宗寬刑存祀元史

嘗寧民侯喜兒弟五人並坐法皆死仁宗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釋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母絕其祀

元英宗重其愛民元史

元英宗至治元年八月車駕駐蹕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

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選留聖恩欲馬得芻牧民
得刈穫一舉兩得何計乎寒

元順帝嘗善惡 元史

成遵元順帝時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
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
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明睿

人君通微事理者

武王順天伐紂諒苑

周武王伐紂過遂斬岸過水拆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
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
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震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西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
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魏文侯不受賀 新序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
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
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
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
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
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漢昭帝知燕王書詐 前漢

漢昭帝時霍光為大將軍與左將軍上官桀結婚相親光長女

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宣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
後宮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去主
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又為外人求
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皆不許長公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
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勳勞
之重光迺皇后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
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
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
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
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
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

遷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
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頭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
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
皆驚而上書者果亡補之甚慈桀等懼曰上小事不足遂上不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
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漢明帝辨續後漢

明帝為東海公王建武時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
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東
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陳

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
詰吏由趣吏不肯服祇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光武怒時帝年十
二在帳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
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帝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後趙主石勒斷史 晉書

後趙天王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
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
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
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

宋文帝訊獄稱旨 南史

宋文帝諱義隆年十四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文帝嘗
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

魏太武知反問慧龍 北史

王慧龍魏太武時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後宋
將到彥之檀道濟頓淮頰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
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仲連之為楚竊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
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誅之宋文縱反
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
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
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
不足介意也

齊武成知馮翊王謹慎 北史

齊武成帝時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
納賄賂馮翊王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
舊壇南望歡息不測其意帝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以
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屢
欲輕相問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隋文帝知高頴非反北史

隋文帝命高頴伐陳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帝勞之
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頴
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粗
頴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
然益明突厥犯塞以頴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
使請兵近臣言頴欲反帝未有所答頴亦破賊而還

蜀孟昶新左右五代中

後蜀主孟昶時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
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
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柰何勸我拒諫耶

金熙宗論用人金史

金熙宗皇統八年左丞相宗賢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
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
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金世宗覽書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年七月丁巳速頴軍士朮里古等誣右副元帥
完顏謀衍子斜哥等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上覽書曰此
誣也止訊告者訊之果誣也朮里古伏誅

金世宗辨姦 金史

世宗為保訓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詭以他事防不與而陰為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之機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得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為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也

金世宗折汝霖之言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冬十月乙酉上顧謂右丞張汝霖曰前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言言耳汝霖不能對

金世宗論愚而不正 金史

張汝霖字仲澤世宗時為吏部尚書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特將汝霖薄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速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所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

金顯宗不惑 金史

顯宗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燕啓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諭德替善及侍從官局敢輒去喪乃指而退帝曰官官四員謂之諭德替善義可見矣而反欲去之無學故也

宋太祖知夢昇清強 宋史

太祖時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
人親吏之在德州者頗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史珪善
遣人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
因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
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等
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
紙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以諧
不行

宋太宗慰姚坦 宋史

宋太宗時姚坦為皇子嗣善王少供豫坦即醜詆王頗鄙其為
人自是坦每暴揚其事上嘗誡之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為賢

王與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况無大故而詆訐之豈禪贊之
道邪頃之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曰使視疾逾月不瘳
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屬常
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不能用
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
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梓致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
官能以正為群小所疾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
聽

仁宗不聽宋庠毀仲淹 宋史

宋仁宗以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兼知延州時趙元昊歸陷
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
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

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

宋英宗釋然諭王珪宋史

宋英宗時王珪字禹玉興進士為翰林學士當撰先帝謚宜稱
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稱卒如初
議有密譖之者英宗忽召至葉珠發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
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負錄
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
無日矣

宋神宗斥宗孟之非宋史

宋神宗時清宗孟字傳正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
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
久之曰清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裡裏一節朕

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去宋
漸惟至無以為容

宋高宗不信言瑞宋史

宋高宗時劉光世以枯桂生穗為瑞聞于朝高宗曰歲豐人不
乏食朝得賢輔佐軍百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

元世祖知商挺元史

元世祖時商挺以戰甘川殺阿藍達兒之功進參知政事宋將
劉整以瀘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挺盡
奏而釋之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廉
希憲于朝世祖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
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耶挺曰高而志急耶比年論王文統
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為人嘗與趙壁論

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已事敗分處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既出帝顧駙馬忽剌出樞副合奈等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為朕戮力耶卿等識之

元仁宗斥僧元史

雲南行省右丞并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幹節兒奏請釋之元仁宗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

元仁宗辨瑞元史

大同路宣寧縣民家產積而死頗類麒麟車載以獻左右曰吉所謂瑞物也元仁宗曰五穀豐熟百姓安業乃為瑞也

元英宗却西僧請釋囚元史

英宗至治二年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宜為師情

願惡人屢赦及害善良何福之有

元英宗却廷臣言赦元史

英宗時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元英宗詔許直奏元史

元英宗時鐵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詔內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英宗曰言事者直至殿前可也如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

元英宗剛明善斷元史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撤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

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八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節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母泰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斯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度量

人君寬洪大度者

漢光武焚吏人與王郎交通書後漢

光武後邯鄲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及破銅馬降其餘衆封其渠帥降者猶自不安光武知之敕令各歸營勤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腹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

後趙主石勒自知皆書

後趙主石勒因饗高句麗宇文晷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舌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起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統

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

魏宣武雅愛經史 北史

魏宣武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見立為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深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玄宗以宮女配戍士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綾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沙場戰後客寒苦若為脫單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意是添線含情更有錦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進呈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閱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唐僖宗以宮人賜馬直 事文類聚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馬直貨鎖于市為人告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宮人賜直為妻

金世祖膽勇鎮物 金史

世祖自將與歡都合兵嶺東諸軍皆至是時烏春已前死窩謀
罕請于遼頡和斛既與和復來襲乃進軍圍之窩謀罕棄城遁
去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軍城始破議渠長生殺
衆皆長跪遼使者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前咫尺謂世祖曰勿
殺我遼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動執其人之手語之曰
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罰既已乃
徐使執突前者殺之其膽勇鎮物如此

宋太祖日詩 事文類聚

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曰未離
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

宋太祖諭有天命 宋史

宋太祖性孝恭節儉貨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之初頗好微行

或諫其輕山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高大牙
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輒語之
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宋太祖不伐劉鈞 宋史

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劉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
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
以決勝負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
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
笑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焉

宋太祖詔錢俶劍履上殿 吳越

宋太祖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備衛
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

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
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以詔草示文贊遂遣文贊賜做戰馬及
羊諭旨於做七年五月賜做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
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
以做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令德
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做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做其略
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
布衣耳做不答以書來上八年做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做
歸國做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
陵上嘗召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做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
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
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論功以做大將沈

承旨孫承林並為節度使為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
月傳與其妻孫氏子惟濟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
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做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
帳之具及至詔做居之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
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王勒馬即
日宴長春殿做又貢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賀平
江左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斤
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又貢白金十萬兩
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三月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
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罕由豐功特以殊禮今
我兼其命數用獎勲賢輝映古今尤為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
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與區於吳會勦洪伐於宗彝昨以江

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充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
疊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敬為群后之表
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以優
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

元世祖詔鞠養民子 元史

元世祖初平灤路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加鞠養或以為
誅宜世祖曰何幸生一好人母生嫉心也

元世祖諭宋來附 元史

元世祖伐宋伯顏陸師南行奉詔諭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氏
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

異相 人君相狀之異者

虺身人首 史記

太師虺身人首 史記 虺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
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

神農人身牛首 史記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
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

漢光武隆準日角 後漢

光武九歲而孤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
穡王莽末鄧晨與光武伯升俱之宛蔡少公讎語少公學圖讖
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
僕邪坐者大笑晨心獨喜後謂光武曰王莽盛夏斬人此天亡
之時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

孫權方頤大口 吳書

孫權字仲謀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
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切仁而多
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其奇之自
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

司馬懿狼顧 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其有雄豪志
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今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燕主慕容骨相 晉書

燕主慕容雋字宣英號之第二子也東晉穆帝永和五年即位
初祖應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雋虎曰此兒
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

後涼主呂光肘有肉印 晉書

後涼主呂光字世明初父苻懷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於苻
時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為
戲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
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
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
常人

漢主元海鬚長三尺 晉書

漢主劉元海安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
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心當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
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
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盧標友之命子濟拜焉

齊高帝龍額鐘聲 南史

齊高帝蕭道成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額鐘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

齊明帝胛上赤誌 南史

齊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江柘勸帝出以示人晉書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梁武帝項有伏龍 南史

梁武帝蕭衍初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請衍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梁簡文目光燭人 南史

梁簡文帝寬弘未嘗見喜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庭瀕晉始靈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王如意不相分辯矚矚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諸政所在稱美

陳高祖目角龍額 南史

陳高祖武皇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儼儼有大志長於筆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額垂手過膝

魏昭成帝乳垂至席 北史

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

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

齊神武高歡自有精光 北史

齊神武帝高歡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自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媵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長鎮將遷西段長常奇歡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

唐高祖三乳 唐書

唐高祖生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是時隋政荒天下大亂楊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嘗以事召高祖高祖遇疾不得謁高祖有甥王氏在後宮煬帝問之王氏對以疾煬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悔

唐太宗曰表龍姿 唐書

太宗嘗觀民高祖太子也母曰太穆皇后實氏生而不為方四歲有書生誦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為神乃採其謠名之曰世民

南唐書 卷五十五 五代史

唐主李昇字正倫少孤流寓濠泗間揚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之為子助氏謂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自號徐氏名知詰及壯身長七尺廣額準為人溫厚有謀為吳橫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以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為戰守

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必寬仁為政民稱譽之

唐主李煜重瞳 五代史

唐後主李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南唐李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

閩主審知隆準方口 五代史

閩主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金世宗曾問有七子 金史

世宗體貌奇偉美鬚眉長過其腹曾問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沈靜明法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

群書集事 關海卷之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

君門

瑞誕

祥瑞見而誕生者

漢光武赤光照室 後漢

光武父南頓君初為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父
異焉使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
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
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白水光武所居
鄉名也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遠望見舂陵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晉元帝神光之異 晉書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世祖武帝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葉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盼煒如

秦主苻堅神光燭庭 晉書

前秦主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徙石季龍徙鄴家于冰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且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

漢主劉聰白光之異 晉書

前漢主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

後趙主石勒赤光滿室 晉書

後趙主石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

宋高祖神光照室 南史

宋高祖武皇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生時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裕裕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宋武陵王生有光照室 南史

武陵王駿字休龍小字道人宋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二年立為武陵王

梁武帝生有異光 南史

武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喬宅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脰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左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踏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靖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梁元帝有紫胞之異 南史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塞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脩容十三年封湘東王

陳宣帝生有赤光 南史

高宗孝宣皇帝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為中書侍郎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游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

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魏道武夜有光明

北史

大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歛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惟明年有榆生於葺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自有光曜廣額大耳六歲而昭成崩

魏孝文神光照室

北史

高祖孝文皇帝獻文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建於年歲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絜白有異

於極微峻疑長而弘裕仁孝綿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

魏肅宗有光照庭

北史

魏肅宗孝明皇帝諱詡武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克華永平三年三月景戌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於庭中

齊文宣赤光照室

北史

齊文宣神武第二子文集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徙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歛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矇矓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文宣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

者異之

周文帝黑氣覆身北史

文帝宇文泰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鬢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

周武帝神光照室北史

高祖武皇帝文帝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帝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

隋文帝紫氣充庭北史

隋文帝楊堅武元皇帝楊忠之長子也皇妣曰呂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老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母呂氏抱帝忽見頭上出角偏體起鱗帝于地危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曉得天下帝龍額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最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

唐太宗夢龍見事文類聚

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夢雲見瀟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館門之外水中經三日乃去

遼太祖生有異香遼史

太祖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斡里只契丹迭刺部霞濇
蓋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
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
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簡獻皇后異之鞠為己子常匿於別幕塗
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眸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者
有神人翼衛雖齟齬言必及世務時伯父當國疑輒塗焉既長
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鬪弓三百斤為捷馬拔沙里時
小黃室韋不附太祖以計降之伐越兀及烏古六奚比沙城諸
部克之國人號阿主沙里

遼太宗生有神光 遼史

太宗諱德米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
唐天寶元年生神光異常熾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為瑞

宋太祖生有神光 宋史

太祖宣祖卞子也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夏門外
光統宣異香經宿不散常有金色一日不變既長容貌非俚
度諒如識者知其非常

宋太宗亦光如火 宋史

太宗皇帝諱昺初名匡人改賜元義太平興國二年改今諱實
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杜氏初后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
有銀遂生帝於涇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者驚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十月十七日甲辰也帝幼不群與他兒
皆畏服及長隆準能觀望之知為大人識如也

宋真宗亦光照室 宋史

真宗諱道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初太祖乾德五

年五星從鎮星聚奎明年正月后受以裾承日有孛十二月二
日生于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
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
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
對曰由天命耳

宋英宗赤光照室 宋史

英宗諱顒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母仙遊縣君任氏仁宗明
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生夢兩龍與日並體以衣
承之及帝生赤光照室或有黃龍游光中

宋神宗祥光照室 宋史

神宗聖孝皇帝英宗長子母曰宣仁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
戊寅生于濮王宮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氣成災八月賜名仲

鐵披率府副率後又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仁宗嘉祐八年侍
英宗入居慶寧

宋高宗赤光照室 宋史

高宗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
元年五月乙巳生東京之大內赤光照室

宋孝宗紅光照室 宋史

孝宗皇帝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初秀王王夫人張氏夢
人擁一羊遺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
至帝于秀州青衫舖之官舍紅光照室如日正中

宋理宗赤光照室 宋史

理宗安孝皇帝諱昀父希彊母金氏寧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
生帝于邑中虹橋里第前一夕父夢一紫衣金帽人來謁比寤

夜漏未盡十刻室中五采爛然赤光屬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
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睹切嘗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
龍鱗

宋度宗赤光照室 宋史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禔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
母弟也理宗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榮邸初榮
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
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襪
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資識內慧七歲始言
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

感異誕生 有感奇異懷孕誕生者

簡狄吞卵生契 史記

殷契母曰簡狄為帝譽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
吞之因孕生契契長佐湯治水有功遂封於商

姜嫄踐跡生稷 史記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譽元妃出野見巨人
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
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
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居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
名曰棄長為堯農師封於邠周之始祖也

脩巳胸掛生禹 蜀書

隸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巳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臆此胸掛而生禹於石紐其地名剝兒坪

母媪神遇生高祖前漢

漢高祖字季母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
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媪遂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髮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歸知也

世代

先世傳代而來者

鴻荒世君名歲數史記

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
天皇氏十二頭濬汭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玉歲起攝提兄弟
十二人左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玉姓十一人興於熊
耳嶺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
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人皇氏已後帝代史記

上古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壽瀕
氏粟登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卷襄
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世載
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

世系

國之祖系源流者

禹後傳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夏禹六世孫少康之庶子初受封於越也禹
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孕
嬉於砥山得菡苕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背而產
高密家于西荒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帝堯之時遭洪水

滔滔四岳舉鯀堯用治水九載功不成舜乃殛鯀于羽山鯀後于水化為黃龍因為羽淵之神舜與四岳舉鯀之子高辛以治水是為大禹

秦伯作吳 吳越春秋

吳之前君秦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獲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易而避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翼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教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島下築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水人民流離遂高而告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水而居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嗣立後遭夏桀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曾而伯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蒸而始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
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
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
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
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
自號為勾吳

無壬繼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無
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之民禹親斷
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嚙嚙嚙清天向
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脩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
為民造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因時啟

貢因共計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
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
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
壽夢諸樊閔閔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魏先世系 北史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
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
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浮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
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上德王
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
於弱水北人賴其勲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樵野陰仇山
我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

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威振北方

魏祖始興 北史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回
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
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
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與帝
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
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
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東
十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嚴帝
怒之遂斬其

周文帝得嬖為氏 北史

周文帝姓宇文氏名泰其先曰葛烏丸者雄武多算累辟舉奉
以為主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爾普回
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非以為
氏

金祖源流 金史

金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
怨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
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
曰諾迺自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鬪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
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鬪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
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牝牛十黃金

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鬪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
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眾信服之謝以青牛一
并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貲產
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注恩板遂為完顏部人

元祖世代 元史

太祖其十世祖字端义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健生二
子長曰博寒嘗答黑次曰博合觀撒里直既而夫亡阿蘭寡居
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窓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
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字端义兒也字端义兒狀貌奇異沈默
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
貴者阿蘭沒諸兀分家貲不及之字端义兒曰貧賤高貴命也
貲貲何足道爾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額之地居焉食飲無妨

得遇蒼鷹搏野獸而食字端义兒以緝設機取之鷹即馴馴
乃辟鷹獵兎禽以為膳或馴即繼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
千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字端义兒結茅與之居
處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字端义兒獨出
而無齋近者得無凍餒乎即自來訪邀與俱歸字端义兒中路
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屬爾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
為然至家即選壯士令字端义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字端义
兒殺子八林昔黑刺充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撚篤敦妻曰莫孛
倫生七子而寡莫孛倫性剛急時刺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
間草根以為食莫孛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
之所群兒輒敢壞之邪驅車徑出鞭傷諸兒有至死者押刺
而忿怒盡驅莫孛倫馬群以去莫孛倫諸子聞之不及被甲往

追之莫挈倫私憂曰吾兒不甲以徃恐不能勝敵令子婦載甲
赴之已無及矣既而果為所敗六子皆死押刺伊而乘勝殺莫
挈倫滅其家唯一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諸積木中得免先是
莫挈倫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家為贅婿故不及難聞其家
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其計無所出幸驅馬時
兄之黃馬三次掣套竿逸歸納真至是得乘之乃偽為牧馬者
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
此吾兄所擊者也趨前給其少者曰有赤馬引群馬而東汝見
之乎曰否以者乃問曰爾所經過有見鷹乎曰有曰汝可為吾
前導乎曰可遂同行轉一河隈度後騎相去稍遠刺殺之勢馬
與鷹趨迎後騎給之如初後騎問曰前射見鷹者吾子也何為
及臥不起耶納真以鼻觸對騎者方怒納真乘隙刺殺之復前

行立山下有馬數百牧者唯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為戲納真
視之見其家物也給問童子亦知之於是登山四顧情無來人
盡童子驅馬背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嫗歸八刺忽之地止馬
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為君海都既立以兵
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形勢寔大列營帳於八刺合黑河上跨河
為梁以便徃來由是四傍部族歸之者漸眾

天助

臨危有非常之助者

漢高因大風得道

事文類聚

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軍大
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漢光武破敵

後漢

光武起兵徇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會戰諸將見尋邑兵勝反走入昆陽顧妻孥欲散去光武議曰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數百里諸將遽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議成賊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王鳳王常留守自與李軾等十三騎出城外收兵特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錢不得出既至鄧定陵發諸管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光武曰若破賊珍寶萬倍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漢光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決以不克死賊昆陽自服邑不從遂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

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漢軍音氣甚逸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朋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奔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

漢光武滹沱水合後漢

光武北徇劉王郎購得光武者十萬戶光武南走晨夜不敢入城邑官屬皆乏食乃自稱邯鄲使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繳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去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造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報曰河水流斷無船不可渡官屬莫恐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衆驚欲且前即詭言水堅可渡衆皆喜光武曰候吏果妄言也比至適遇水合得過未畢數騎而陷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燕主慕容德漸凍晉書

兩燕主慕容德晉安帝隆安二年乃率戶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漸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

金太祖指鞭渡濟金史

太祖自將攻遼黃龍府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後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入測其濶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

金太祖乘風擊遼金史

金太祖天輔初遼將都統蕭紀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万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凌道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斡論潔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

宋太祖掩雀 宋史

太祖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觸觸門楣墜地人以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連馬騰上一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士室中雀闔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室墮壞墮初履適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贖汝北

徒則有過矣

元太祖反風敗乃蠻 元史

太祖伐蔑里乞部其部長脫脫戰于莫耶察山脫脫敗走八兒忽兒既而復出為患帝帥兵討走之至是又會乃蠻部不魯欲下乃魯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來侵帝遣騎乘高四望知乃蠻兵漸至帝與江罕移軍入塞亦刺合自北邊來據高山結營乃蠻軍衝之不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將戰帝遷營重於他所與江罕倚阿蘭塞為壁大戰于關奕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滿潤帝勒兵乘之乃蠻大敗是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見其敗即還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掠而去

元憲宗渡海擒八赤蠻 元史

憲宗乃歸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于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馳何以跪人為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窟入于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回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元軍屯沙江潮不至宋史

讓國

當立而讓避者

太伯三讓史記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嘗有天下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避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立是為王季而及文王太伯之弟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而歸之十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夷齊讓國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曰天倫也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讓國左傳

魯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先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襄讓國 左傳

僖公七年宋桓公有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願遽走而退

鄭子良讓國 左傳

魯宣公四年鄭子公既死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處必用則公子聖長乃在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國頌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楚子西遜壬 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不建實聘之子而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楚公子郢辭立 左傳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拚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季札讓歸延陵 吳越春秋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慮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嗣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既

為季札二伯來入荆蠻家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謂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首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而亡諸侯皆首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辭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去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季子不立 吳越春秋

吳子壽夢二十五年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

曰餘秣次曰季扎賢壽夢欲立之季扎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
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扎
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
之道與今欲授國於扎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
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
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扎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
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宋目夷避兄說非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而欲
立之茲父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
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
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許之
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北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
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
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至是使目夷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
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東海上願備藩國後漢

東海恭王彊母曰郭皇后漢光武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
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
備藩國光武不忍違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帝
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彊臨之國數
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帝崩明帝即位彊病
臨命上疏謝天子寬書悲慟必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帝追惟
彊深執謙儉時詔東海傳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遺送之

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宋王讓儲位唐書

宋王憲睿宗嫡長欲立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議帝嘉憲忠議遂許之

革命

應天順人改革天命者

成湯伐桀踐位史記

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與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

言醜台小子敢行與亂夏多罪予維聞之衆言夏氏有罪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瘼舍我箚事而割我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俘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斃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塗俘夏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武王伐紂施政史記

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平渡盟津諸侯咸會乃作太誓告

于衆庶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指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曰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以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

公把小鉞以夾武王前官生大顛鬪六皆執劍以衛武王遂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於魯古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佚筮祝曰受之未孫季紂於廢无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諫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宋太祖受禪 宋史

周恭帝即位趙太祖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顯德七年春北

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
交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
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或止之衆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
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
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太
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爾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
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有不得
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今有重賞違即擊戮汝
諸將皆載拜肅隊以入副都指揮使韓通謀禦之王彥昇遽殺
通於其第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有頃諸
將擁宰相范質等至太祖見之嗚咽流涕曰違負天地今至于
此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拔劍厲聲謂質等曰我輩無主今

符璽
王之寶
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

漢高祖得秦璽 事文類聚

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璽
曰傳國璽

漢光武受傳國璽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亦眉餘衆南向宣陽帝自將征之幸宜陽親勒
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號騎武衛分
陳左右亦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亦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

綬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
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予
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止璽投地
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
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蜀先主得玉璽蜀書

漢獻帝末年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爾潛
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六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
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璽神光
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
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琅琊歸璽晉書

晉武帝咸寧初風吹大杜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為東莞有
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琊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
實先至建鄴而孫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琊天意人事又符中
興之兆

晉元帝神璽出見晉書

晉元帝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
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

梁武帝得行璽齊書

梁武帝微時有人指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內得
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
人形帶劍焉

太武鄴城得玉璽北史

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四月戊子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
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
受漢傳國璽

魏文苑中獲方玉印 北史

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八月戊戌詔曰朕即位以來風雨順序邊
方無事衆瑞兼呈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群
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寔由天地祖宗降祐之
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

宋真宗作寶璽 事文類聚

真宗乾興中作受命寶曰恭膺天命之寶嘉祐八年英宗即位
作受命寶命歐陽脩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宋哲宗得璽公麟能辨 宋中

李公麟字伯時宋哲宗時歷官至御史檢法好古博學
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
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宋哲宗紹聖末朝廷得玉爾下禮官諸
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
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瑤
法中絕此真秦璽所為不疑議由是定

宋寧宗得寶璽 事文類聚

宋寧宗嘉定年間初通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爰致殊方效順
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工又曰皇帝恭膺天命
之寶暨厥圖而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
同

元成宗授璽 元史